

唐代美学管窥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出版感言

王明居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隋唐五代卷》主编)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历时十二载,《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终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由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叶朗教授为总主编。我参与唐代部分的编写,从中获得了不少教益。

一 唐代美学史上的两大里程碑

有唐一代,乃泱泱大国。政绩显赫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为唐代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唐代艺术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气候与土壤。唐代处于公元7—9世纪,相当于西方中世纪早期。中世纪教会占绝对统治地位,文学艺术横遭摧残、棒杀。但在地球的东方,唐代文明却大放华采,在诗山文海中,涌现出一座又一座美学高峰。由王昌龄、刘禹锡、司空图等人逐渐完善的意境论,就是唐代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了三境(物境、情境、意境)说;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说;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了“思与境偕”说,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韵外之致”、“味外之味”说。这些理念,在当时世界美学之林中独傲苍穹,具有开创意义。

此外,由陈子昂、皎然、司空图等人所逐渐完善的风格论,是唐代美学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它矗立于当时世界美学高峰之巅而毫无愧色。横扫六朝萎靡颓废痼习、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所提倡的汉魏刚健风骨,成为诗家遵奉、贯穿唐代美学风格的主流;至晚唐司空图,则以“醇美”、“辨于味”(《与李生论诗书》)的诗品,把有唐一代的风格论推向极致。以上,在《文库》中均可看到它的历史轨迹。

二 搜奇抉怪 以丑为美

李白、杜甫是唐诗中不可逾越的高峰,韩愈则独辟蹊径,以丑为美。《文库》中收入的《调张籍》便是个中力作。“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

通,百怪入我肠。”这便是诗中绝唱。此类“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荆潭唱和诗序》),乃韩愈诗文的重要特点,又是其丑怪论的精华所在。它影响了中晚唐一大批诗人,如孟郊、贾岛、李贺等人的作品中均可听到奇怪的声音。但他们又和而不同,各呈异彩。即:孟郊奇而寒,贾岛奇而瘦(郊寒岛瘦),李贺则奇而冷、怪而艳。此外,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也主张抉异探怪,但韩子怪而险,柳子则奇而幽,所谓起幽作匿是也。《文库》中收入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有言:“参之《离骚》以致其幽。”一个幽字,揭示出柳子文论的个性特点,此乃有别于韩子者,也是柳子美学认知的孤诣、独到处。

至于晚唐的司空图,对韩、柳二子也备极称颂。《文库》中收的《题柳柳州集后》一文,赞美韩愈之作:“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其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尤其是《文库》中收的《诗赋赞》,以谐谑的反语,从理论的高度,透视了险奇怪异的美学特质。所谓“神而不知,知而难状。挥之八垠,卷之万象”,便形象地掏出了个中奥秘。它和韩、柳二子的观点是相通的。

三 从功利性到疏远功利性的美学观

儒家文化,一向强调功利目的:从孔子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诗教说,到韩愈的文以载道,柳宗元的文以明道,白居易的诗文为时为事而作说,都是如此。这是在审美教育方面支配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诗人由于种种原因,淡化功利,逐渐开拓出疏远功利的一片美丽的天空,在意境与风格的融汇中,显隐出疏远功利的迹象(如王昌龄、皎然)。到晚唐李商隐,与功利性疏远化的美学观得到了提升、净化,侧重于对纯美的追求。他在《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十分赞赏“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的美的自体论;在《樊南甲集序》

中,特别注重审美主体的美感,即:“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淳壮,能感动人。”此外,司空图的诗文论,也往往会超越功利的藩篱。对此《文库》中也有反映。

四 以审美的态度去观照旅游,用人本主体审视美的客体

作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十分关注旅游,所谓放旷怀抱,驰驱耳目;所谓目游、身游、心游,都是王勃游观论的精华。到中唐柳宗元,游观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库》中收入的柳宗元的山水记,可觅此中踪迹。

就游观的效应而言,堪称“既乐其人,又乐其身”(《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就游观的情感特征而言,则凸显出“欢而悲”(同上);就游观的选择性而言,则为“择(释也)恶而取美”(《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就游观的审美品类而言,可分“旷如”、“奥如”(《永州龙兴寺乐丘记》)、“观妙”(同上)、“大观”(《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就游观心理与方式而言,则为“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

就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而言,唐人尤为重视发挥人本主体的作用。大自然中客观存在的美,是一种审美客体;它必须经过人的开掘,才能得到发扬光大。《文库》中收入的题为柳宗元所作

(一说为独孤及所作)的《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云:“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可见山水之美,固属审美客体,但必须经过人的呼唤,始可昭昭然跃入眼帘,故应重视充分发挥人本主体的积极作用。

五 美学理念的模糊性

唐代美学继承了传统美学的模糊理念,它显示为范畴、形态的混沌性、不确定性。以美学范畴而言,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有无相生、大方无隅、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知白守黑等理念。唐人则予以引进,并与儒、佛的哲学思想相圆融。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注疏对有与无、一与多的阐释,法藏《华严金狮子章》对一与一切的阐释,白居易《大巧若拙赋》对巧与拙的阐释,《动静交相养赋》对动与静的阐释,杨发《大音希声赋》对大音希声的阐释,杨炯《浑天赋》、林琨《象赋》对大象无形的阐释,等等。这些对举的范畴,相互渗透,而构成含义交叉的多种样式、格局、特征。

此外,唐代独立的美学形态,如风骨、兴象、气势及皎然《诗式·辩体》中所述的高、逸、气、情、思、闲、达、悲、怨、意、力、静、远等,均内涵丰赡,外延拓展,在变化、碰撞中,彼此过渡,因而具有相互包孕的模糊特征。凡此种种,《文库》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天台宗的自然审美观

皮朝纲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明代卷》主编)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的出版,无疑是美学界的一件大事。在这一座巨型的中国美学的思想库、资料库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美学问题。比如,在佛教美学研究领域中,就有不少未曾研究而对今天建构当代美学体系可以提供有益借鉴的课题。现试以天台宗人的自然审美观为例,略呈管见。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的佛教宗派。它所提出的“观心”说,包孕着丰富的美学意蕴。我们从天台宗人的“观

心”说,可以审视他们的自然审美观。

天台宗人提出了“诸法即实相”的命题。这是从实相即本质方面去阐释现象的现象论。所谓“诸法即实相”,是说诸法与实相是相即不离,一切事物之事象与其本质、本体、本原是内在统一的,现象与本体是圆融无碍的。什么是实相?在天台宗那里,实相即心——“心即实相”;实相即中道——“实相者,即经之正体也。如是实相,即空假中”;实相即佛性——“佛性即中道”,这佛性是心,称为中道佛